

特朗普上任一年来,英美“特殊关系”高开低走充满悬念

英美摩擦缘于内生性社会矛盾

专家视点
■ 韩若愚

2018年元月的最后一天,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将首次访华,进一步推进两国关系。然而,中英关系在“黄金时代”发展如何,与英美“特殊关系”的走向密切相关,因为英美关系仍是英国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大英帝国土崩瓦解后,国力日益衰退的英国实施了丘吉尔的“三环外交”,将英美在各个方面紧密合作的“特殊关系”作为维持大国地位的重要一环。虽然国力的差距使得英美间的“特殊关系”并非平等,但曾经的不日落帝国为了获得与其国力不相称的影响力,获得构建国际秩序的参与权,除了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之外并无良方。然而,特朗普的上台给整个世界的外交格局都带来了巨大震动,英美关系是否依然特殊?

回顾2017年,“特殊关系”可谓“高开低走”。特朗普上任之初对英国态度十分积极,首先表现在他对英国脱欧的态度上。与坚决反对脱欧的前任总统奥巴马相反,特朗普在竞选时就不断支持英国脱欧,表示“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并宣扬自己当选总统与英国脱欧之间的相似性。入主白宫后不久,办公厅内被奥巴马撤掉的丘吉尔塑像——现已是英美关系良好的象征——也被特朗普换了回来。在许多场合,特朗普都不断向英国传递积极信号,称英美将“拥有一段十分美好的关系”,“英美贸易协定很快就会达成”。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2017年1月访问美国时,两国领导人更是亲密互动,英美两国似乎如里根与撒切尔时代般密不可分。

然而,在短暂的“蜜月期”过后,特朗普政府下的英美关系就开始往另一方向发展。去年3月,在伦敦发生恐怖袭击后,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就伊斯兰极端主义事件与特朗普多次互掐,并直言不欢迎美国总统。5月,工党领袖科尔宾也公开批评特朗普,并称若自己当选首相,绝不会迎合特朗普。11月,连英国首相本人也因反穆斯林视频在推特上与特朗普互相指责。同时,英国境内的反特朗普情绪一直十分高涨。进入2018年不久,特朗普就对美驻英新大使馆不满,并称感受到了英国的“轻视”,取消出席大使馆的剪彩活动。

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内,英美关系为何转变如此之快?2018年,“特殊关系”又将走向何方?通常而言,国家利益是双边关系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确实,特朗普所奉行的一系列有别于传统的政策使英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出现了分歧。在外交上,特朗普对伊核协议的消极态度有损英法等国的利益;在军事上,对多边主义和北约的质疑也有别于先前的合作体系;在经济上,“美国第一”的宗旨很可能使英美贸易协定的达成并不如特朗普先前所称的那般迅速,不利于英国脱欧谈判的进行;2017年9月,特朗普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一反特朗普政府先前的态度,称美国政府还不急着与英国磋商贸易协定。

然而,以国家利益分歧来解释英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内的变化并不令人满意。英美两国利益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发生重大改变,原有的共同利益也并没有因特朗普的上台而发生根本改变。不仅如此,在英国正在进行脱欧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作为英国的第一大贸易伙

伴,其对英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国家利益出发,英国没有任何理由恶化“特殊关系”。英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就公开指责伦敦市长和工党领袖的言论危害到了英美关系。在前不久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英国首相就与特朗普亲切会谈,力图修复英美关系的裂痕。

英美关系转变的主要原因并不在国际舞台,而在英美两国国内。特朗普的当选与英国的脱欧确实有内在共同性:两者都暴露了国内巨大的社会分歧。在英国,全球精英阶层作为科技革命及经济一体化最大的受益者坚定地反对脱欧,但在大城市边缘、主流媒体之外,被发展所遗忘的草根百姓却通过脱欧公投发出了被埋没的声音。而在美国,特朗普的当选与主流媒体的喧哗更是将社会矛盾暴露得一览无余。

细看英美两国的摩擦,就会发现这并非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是英国国内主张留欧、顺应全球化、赞同文化多元主义人士与特朗普所代表阶层的矛盾:伦敦市长本人是巴基斯坦裔穆斯林,而伦敦又是全球化程度最高、最不支持脱欧的地区。特朗普所感受到的英国的“轻视”并非出自敌对利益的狐疑,而是另一阶级的抵触和恐惧。在美国,这一阶级因特朗普的当选而失去了最高权力,以媒体为渠道激烈地宣泄着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加剧着冲突;而在英国,虽然脱欧公投的成功和保守党提前大选的失败为其敲了警钟,但它仍然是政坛的主流和正统。“特殊关系”现在的困境不是因偶然、零散的政策冲突造成的,而由两国内生性社会矛盾所决定。英美并非利益殊途,实是同病相怜。两国同根同源的文化一直是“特殊关系”的催化剂,但现今,英美

遵守的共同价值——资本主义市场自由及其所导致的世界精英与社会分裂——恰恰使特朗普与英国主流政界的对峙显露无疑,并使美国以更为事务化的方式处理国际问题。

由此看来,英美关系在2018年很可能不再“特殊”。在身份政治当道、社会矛盾剧烈的美国,特朗普被主流媒体“标志化”“妖魔化”的趋势丝毫没有减退,而这会逐渐拉大他与英国主流政坛间的距离。此外,特朗普每次发表极端言论都会在英国引起激烈反对,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力量,迫使英国政府与特朗普保持距离。感到“不受欢迎”的特朗普更不会对英国报以笑脸,英美关系很难回到特朗普甫一上任时的亲密。诚然,美国仍是英国最为可靠的盟友,英美关系也很难发生实质性变化,但对于处处宣扬“美国第一”的特朗普而言,大洋彼岸冷言冷语的英国或许只是另一个“生意伙伴”而已。

这一前景下,中英关系在“黄金时代”大有可为。在具体的贸易问题上,“一带一路”倡议的巨大经济潜力为脱欧后的英国经济提供了市场与新机遇;在自由贸易与全球化问题上,中英间的共同点也越来越多。此外,虽然达沃斯论坛上的特朗普表达出了与世界合作的信息,但美国总统对多边主义和国际机构的质疑并没有改变。对英国而言,一个战略收缩的美国可以在经济上与之合作,却断然无法满足其对国际影响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则日益活跃,因此,英国加快与中国的合作,协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根本上符合两国利益。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合并引发韩国第二大在野党分裂

16名国民之党议员另起炉灶增添政坛角力变数

韩国两大在野党国民之党和正党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即将合并,引发轩然大波。韩国媒体报道,第二大在野党国民之党的上千名成员决定2月6日退党,另立门户,组建一个名为“民主和平党”的新政党。

另立门户

国民之党的16名国会议员28日组成一个预备委员会,积极筹备另立新政党事宜。当天还有大约1000名支持者到会,为成立新政党一事摇旗呐喊。

《韩国先驱报》报道,打算另立门户的国民之党议员包括前总统秘书长朴智元、前统一部长官郑东泳等,目前已有2485人表示将加入这个名为“民主和平党”的新政党。国民之党议员赵培淑当选预备委员会主席。她28日在会上说:“我们决定离开,因为我们不赞同国民之党与一个老旧保守党派合并。我们打算闯出一条新路,成立一个新政党。”

韩国时任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门”爆发后,原执政党新国家党分裂为自由韩国党与正党,均隶属于保守派阵营。外界原本预期,中左路线的国民之党与中右路线的正党合并后,有望加强中间阵营的力量,从而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以及第一大在野党自由韩国党抗衡。然而,国民之党内部不少人强烈反对合并,认为此举会模糊自身政治立场、引起西南部传统票仓地区关键支持者的不满。

再添变数

就在国民之党16名议员28日召开会议磋商另立门户事宜的一小时后,国民之党党首安哲秀以及多名议员举行党内会议,决定暂时剥夺179人的党籍,其中包括那16名国会议员。

安哲秀2017年8月再度当选国民之党党首,随后积极推进与正党合并,同年12月20日递交正式提案,希望凭借此举备战2018年6月地方选举。他曾警告,如果党内反对派势力“越线”,他将采取“特别措施”。

本月18日,安哲秀与正党党首刘承旼宣布两党合并方案,承诺将团结“乐见改革的保守派人士和理性的中间派力量”,积极推动政治改革。按照安哲秀的设想,国民之党2月4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两党合并的方案。

据1月初统计,在韩国国会299个议席中,共同民主党占有121席,自由韩国党116席,而国民之党和正党分别39席、11席。不过,最近几周议席发生微调,例如多名正党议员由于不满与国民之党合并一事,愤而转投他党阵营。截至28日,国民之党仍有39席,正党9席。

一些政治分析师曾预测,国民之党与正党合并后,将占有国会至少48席,但超过16名国民之党议员另起炉灶,政坛角力再添变数。

杨舒怡(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跑步 App 泄露美军海外情报

保持定期健身习惯会有坏处吗?如果你爱“晒”运动成绩的话,可能还真有。法新社29日报道,记录健身爱好者跑步轨迹的一款全球热门应用软件“斯特拉瓦”,可能暴露了美国及其盟友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军事基地的相关敏感信息。

按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说法,“斯特拉瓦”由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初创企业“斯特拉瓦实验室”研发,健身爱好者在跑步时打开这款 App,就可记录下自己的运动路线。去年,“斯特拉瓦实验室”公开了一份健身追踪地图,显示全球超过10亿条跑步和骑车健身路线。该企业说,不会公开数据提交者身份,且数据上传为自愿行为。

然而,这份交互式在线地图无意中暴露了美国海外或公开、或秘密的军事基地位置,以及看上去像是海外驻军在基地外行走的常规路线。这些都可能被恐怖分子用来制造袭击。这是因为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等较偏僻贫困的地区,地图上的标记点尤为突出。而且,这些地区的跑步者似乎经常围着一某些特定建筑绕圈,这不仅标出建筑所在地和规模,连可能驻扎的人数都暴露了。

按法新社说法,美军及美国主导的

打击极端组织多国联军在伊拉克的不少基地在地图上清晰可见,包括巴格达北部的塔季、摩苏尔南部的盖亚拉、提克里特附近的新派克以及安巴卢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等。此外,地图还标出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北部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南部多处地点,以及叙利亚西北部库尔德武装的主要据点卡米什利等。伊拉克北部和西部不少秘密驻点也大白于天下。

不仅是美国,安全分析师托比亚斯·施奈德还发现,法军在尼日尔的马达马基地也“亮了”。施奈德是率先发现这份地图泄密的人之一。他在推特上写道:“在叙利亚,盟军已知基地点亮了夜晚。部分已知的俄军基地也被点亮,伊朗军事基地没有明显着色。”

美国无人机初创企业3D Robotics创始人克里斯·安德森警告说,根据“马赛克理论”,如果将这些隐秘信息与谷歌地图等提供的公开信息相结合,后果将更危险。

目前尚未有任何国家军方对此作出回应。按照“斯特拉瓦实验室”的说法,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解决——只要用户在 App 上选择保护隐私,所有数据都不会上传。

海洋(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能源推动北极发展并非夸大其词

智库观点

■ 布里格姆·麦考恩
(澳大利亚信息产业协会)

在北极冰层之下潜藏的财富,一直以来驱动着人们在该地区进行勘探,不断寻求该地区更快的航运路线,探索未开发的油气储量,并且谋求地缘战略军事优势。世界上未被发现的石油资源之中,近四分之一的都在北极,其中超过75%是天然气。美国曾经在北极地区占主导地位,但是近些年其他国家超过了美国。例如,俄罗斯花费数十亿美元购买了世界上最大的核动力破冰船队,甚至在北极海底竖起了俄罗斯国旗,标志着一个具有强大经济竞争力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随着该地区竞争加剧,美国也受到其他北极地区国家如加拿大、挪威、丹麦,以及一些非北极地区国家的猛烈追赶,这些国家寻求在该地区的高级外交和军事层面的一系列有关环境、安全、技术和商业的议题。美国此前赞成只关注该地区能源持续发展的潜在环境影响,而忽视了其经济潜力。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认为北极地区人口稀少,但目前有420万人将北极地区称作家园,其中约有10%的人来自土著社区。对于北美100万人来说,北极地区不是一个新的边界,而是一种长期的生活方式,随着冰面的消退和来自世界的关注越来越多,当地经济的繁荣也似乎有了希望。然而,这也增添了新的焦虑,该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弹性主要依赖于能源公司和身在远方的政府官员的决定。

对于居住在北极的人来说,油气资源的开发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有利可靠的因素。与此最密切的就是公共基础设施。运送建筑设备以及偏远恶劣地区的能源工业运油槽车所需要的新道路,将最终成为当地居民用来驱车上学或带老人到医院的

道路。季节性能源工人的食宿需求,能够促进对偏远省份小型商业中心的投资,进而发展出从可靠的电力设备和基本卫生服务到杂货店、自助洗衣店等一系列服务系统,全年都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这为那些受困于柴油发电机、供水不足,以及迫不得已选择不易腐烂的货物的工人提供了重要的生命线。

对在该地区运营的能源公司的税收,以及对其所产生的资源征收的使用费是北极地区经济的生命线,这些收入不仅增加了该地区居民的年收入,而且进一步为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经济发展举措创造了必要的有利条件。

在完全缺乏任何拓展选择的情况下,如果断言北极地区的活力主要依赖于能源行业“发现、评估和追求在本地的发展机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非是夸大其词。这反过来又取决于华盛顿特区的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的远见卓识。在职权范围内,他们会根据联邦法律做出几个关键性的决定。在某些情况下,这将决定未来北极能源资源开发的具体程度。2016年末,尽管当选议员和军方领导人就地区经济和安全问题表达了关切并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时任总统奥巴马在2017-2022五年期间租赁销售计划中依然把北极外大陆架(OCSS)排除在外,给该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发布了一个行政命令,他将重新审查所有的OCS政策,以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机会。虽然存在争议,但是这个政策反映了最近国会的立法的态度,这个立法可能会扭转美国几十年来政策,允许对目前仍被封闭的北极地区进行能源勘探。虽然最终的政策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充分实施,但美国现任政府已经明确承认北极地区的经济潜力和战略意义。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陈乐飞编译)

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 1 月 27 日去世

他打造了一个全球家具帝国

逝者
■ 本报记者 陆益峰

他通过设计精巧、成本低廉的家具,打造了一个全球家具帝国;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却生活节俭、工作勤奋,自称“忙到都没空死”;他也曾隐藏参加过纳粹活动的污点,被揭露后为之忏悔。他是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于当地时间1月27日在瑞典斯马兰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

坎普拉德在其代表作《一个家具商的誓约》中写道:“要为大家创造更美好的日常生活。”终其一生,他确实做到了。

坎普拉德1926年3月30日出生在瑞典南部斯马兰的一个农场,父亲是位小农场主。坎普拉德从小就显示了经商天赋,5岁开始在瑞典乡村贩卖铅笔、火柴等。17岁那年,在父亲的资助下,他注册了一家商品邮购公司,取名为宜家(IKEA),“I”代表英格瓦(Ingvar),“K”代表坎普拉德(Kamprad),“E”代表自家的农场艾姆特亚德(Elmtaryd),“A”则是所在村庄阿根纳瑞德(Agunnaryd)。

此后的70多年,宜家通过设计精巧、成本低廉的家具,并创造出“体验式购物”模式,征服了全世界。美国《华盛顿邮报》称:“宜家改变了我们购买家具的方式,改变了家具的组装方式和外观。”目前,宜家在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拥有389家连锁店,2016年销售额364亿欧元,每年接待9亿多人次的顾客。

宜家的成功,也让坎普拉德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在彭博亿万富翁指数上,坎普拉德的身价为587亿美元,位列全球第八。身为亿万富翁的他却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比如媒体经常报道,坎普拉德开一辆老旧沃尔沃汽车,坐飞机经济舱,住经济型酒店等。2001年第一次来中国时,他就是乘坐经济舱,背着毫不起眼的布口袋。

日本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check交易系统26日凌晨遭黑客入侵,时价580亿日元(约合33.7亿元人民币)的新银币(NEM币)失窃。Coincheck董事大塚雄介28日承诺,将向受损客户赔偿460亿日元(27亿元人民币)。

Coincheck公司26日深夜紧急举行记者会,就新银币被盗一事致歉。社长和田晃一良说,26日凌晨3时起,新银币交易系统多次被黑,八小时后发现问题时,由这家机构存管、时价大约580亿日元的新银币几乎被全部转出。26日下午,Coincheck停止旗下所有加密货币的交易和提现业务。

Coincheck是日本一家大型加密货币交易所,2012年8月创立,两年后开始营业。当前从事新银币、比特币等共计13种加密货币交易。出于安全考虑,Coincheck存管的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货币没有接入外网,因而躲过其一劫。



坎普拉德和他身后的宜家,已成为瑞典在全球的形象代言人。

东方 IC

袋,独自到北京宜家门店视察。

坎普拉德身体力行践行节俭,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带入到企业文化中。他表示,宜家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都是因为节俭;在城郊的便宜土地上兴建门店;以折扣价购买原材料;尽量减少销售人员;不对看不见的家具表面进行处理;让顾客自己带回家组装等。

不过,人是复杂的动物。作为一名亿万富翁,难道坎普拉德一生都如此节俭?

美国《纽约时报》调查发现,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比如,他在瑞士拥有一座能俯瞰日内瓦湖的别墅,在瑞典有一处庄园,在法国普罗旺斯有葡萄园。此外,除了那款老旧的沃尔沃,他还有保时捷……

而这些都比不上坎普拉德人生的另外一个污点——二战时期曾参加过纳粹活动。1994年瑞典媒体披露,在当年去世的瑞典纳粹分子恩格达尔的档案中发现了坎普拉德的名字。档案显示,坎普拉

德于1942年加入过恩格达尔领导的纳粹青年运动,为其筹集资金、招募成员等。对此,坎普拉德在给员工的信中说,他1948年后不再参加纳粹组织的活动,“那是我生命中最令人遗憾的一部分”,“我一生中最愚蠢的错误”。

坎普拉德无法否认自己所犯过的错,这个世界也必须承认,他所创造的宜家确实改变了人们购买家具的习惯,改变了大众的日常生活。

交易系统遭黑客入侵,时值580亿日元加密货币被窃

日本交易所承诺赔偿460亿日元

和田26日解释,虽然Coincheck考虑过切断外网单独保管新银币,但技术难度高且人手不足,导致开发滞后,未能在黑客入侵前堵住漏洞。Coincheck董事大塚28日向金融厅汇报后说,Coincheck团队、普及新银币的NEM财团正在追踪被盗新银币,“它始终受到全球监管,如果有人在某一个交易所换现,必然露出马脚”。

Coincheck28日宣布,将以折合现金的方式向26万名受损客户退款。退款金额依据26日至27日新银币均价计算,1新银币折合88.5日元。由于被盗

消息传出后新银币价格下跌,实际退款总额较被盗前减少大约两成,为460亿日元。

“这一比率妥当,”大塚28日说。Coincheck将使用现有资金支付460亿日元退款,大塚否认使用新银币或其他加密货币退款,也不会变卖业务筹钱。“退款后我们仍可以继续开展业务。”

新银币2015年3月开始发行,名称为“新经济运动”(New Economy Movement)缩写。《每日新闻》报道,2017年1月,1新银币的价格不足1日元,2018年1月一度暴涨至200多日

元。加密货币信息网站“加密货币市值”统计显示,截至29日下午4时,新银币市值约84亿美元(531亿元人民币),在所有加密货币中排名第十。

日本金融厅29日下令Coincheck改善相关业务,认定这家机构安保措施不充分、经营管理体制有弊病。自2017年4月起,日本开始施行加密货币交易所登记制,从事加密货币业务的交易所需通过金融厅审查后登记。日本媒体报道,Coincheck虽然向金融厅递交了登记申请,但尚未登记在册。

刘秀玲(新华社供本报专稿)